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四裔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論西夏劄子曰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敵擕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盖止

以藉口用為已功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三師既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敵潛師掩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

敵自是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邉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敵中失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吾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年前敵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辨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為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許其臣服敵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兵將已得些小邉土聊示

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為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敵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理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敵意不出於三一者猶

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為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間隙入為邊患三者久自絶於王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為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郤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於衛今西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能拒絶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

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内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為虞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讎報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

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强嶺南漢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為臣李繼遷叛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

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令已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徹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為後圖猶似有名禦敵國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

遽稱熈河蘭會敵常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為熈河岷蘭經畧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此中國之耻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燾

父母之慈愛威德之事何耻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烏合之衆投間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鼎鄉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耻借使敵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為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

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産者不過羊馬氊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氊毯之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歷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頻顙稱臣雖其惡積罪盈欲懐音

革面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聞近歲法禁踈闊官吏弛慢邉民與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邉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内明

勑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為日積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追問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罹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

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廵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内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縁邉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邉帥得人昔龎籍為河東經畧使下令禁邉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户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編管一境凛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為環慶路經畧使亦

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為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光又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曰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西邊備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二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禁私市俟其屈服然後赦之

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邉帥得人然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邉帥未盡得人若邉吏拘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絶而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邉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

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況本欲因天子繼統蕩滌其
罪令日行之已為太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
國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
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議
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從其議他日因此致引惹邊
事當專執其咎
光又乞先赦西人劄子曰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
天子繼統曠然更始宜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

還其侵地且行此策以安邉境至今聞執政議尚未決
臣之愚意以為封内未安未可圖外故欲急行臣前策
以羈縻西人且可數年邉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戎兵安
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貳柔
服何所不可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得有
失豈可弃上策而用下策捨萬全而就有失也太平興
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闗中困竭寶元
慶厯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為寇覆軍殺將自是中國虛

耗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子即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生邊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餓殍蔽地盜賊蜂起為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

方以為西人微弱不敢復動數遣使來誠心内附置之度外不以為虞今復因執先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忽邉鄙震驚乃始歸罪西人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月三日所上言措置兩邉事雖畫三策固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為上策嚴禁私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之為下策所謂絶私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非臣前後

返覆靜言庸違也朝廷比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
國論蓋亦誤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採其虛名也臣
之不敢終辭亦欲竭盡疲駑少酬大恩非茍貪於禄位
也今盡忠謀國而為衆所挫臣尚留此有何所用此國
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言為
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
守已見爭之最力者乞如臣前奏令自入文字言先禁
私市保得他日必不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咎

光又乞不拒絶西人請地劄子曰臣近具劄子奏乞於
今月八日隨執政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
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
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稱巳
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
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
今年二月初以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
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則控縱在

我天子之體正休兵息民中外之心安不幸夏人有一語不遜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面論人心不同為衆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彼先遣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寖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即日使至應答亦難若悉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由此而起令就二者之中寧為百姓屈已少從所請以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靈夏

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令既許其内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即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令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之耻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田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鬬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黒臣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

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為國家憂伏望陛下決自聖志勿聽浮言為兆民計文彦博輔佐四朝熟知敵情此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彦博以決之

光又乞撫納西人劄子曰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既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弃不行臣竊聞今來

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請闕賀登寳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邉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耻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

必又屏弃凡邉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中外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取進止

韓維論息兵弃地上奏曰臣竊見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問罪為名既亦收其土地遂致夏人有辭違失恭順邉境之俗以不報仇怨為耻今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為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已為可耻若興師攻戰則邉隙自此復開

兵連禍結未有已時臣竊思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弃者五請為陛下陳之伏惟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處九重豈嘗習聞軍旅之事萬一寇兵犯塞調撥兵應接不暇或恐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洛之敗關陝之力凋耗士風未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違命散而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内患又起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沈謀重望

之臣為之統御忠義英勇之將出當戰鬬幹事宣力之臣促辦錢粮歷數見在之臣復推近事之驗恐未足以充此任者又器械皆捐弃之餘帑庾有乏絶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圖安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之禮若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為虚語嗣皇賜地之意實成先志此地之不可不弃一也朝廷自得熈河之地嵗費緡錢五六百萬以上所得愈多所

費愈廣拓地之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弃二也議者或以為蘭州趨夏人巢穴至近最為形勝自餘亦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壁弃之非便陛下欲再興師旅收復靈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以奉空虚之地則是又添一熈河也陛下以清凈為心仁恵為政竊恐此事不當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可不弃三也遼夏二國世有婚姻且有脣齒之勢萬一遼國移書援先帝興師之意以梁氏死秉常復位為其請所失之地

則先得我之義理而奪我之機會矣此時朝廷欲與地則是聽遼國之命而恩歸於彼若不與則是彰先帝之過虧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地之不可不棄四也中國之所以為可貴者為有禮義恩信也異域之可賤者以其多慾寡信也今操可貴以臨所賤則中國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遠人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邠為敵國所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不忍乃去邠而居於岐山之下邠人舉國

扶攜老弱從公於岐山之下旁國聞古公行仁亦多歸之古公周之先也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文武遂有天下今乃奪人之地又欲殺人之父兄而守之與古公異矣陛下試計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為多少誠能於此時特降明詔盡以向者所得之地賜還夏國則其君長荷陛下之恩意人民感朝廷之恵澤至於隣敵聞中國之行仁政吾民與兵知人主之惜民命其懽忻之聲戴荷之心將有甚焉伏惟陛下鑒古公

之修德亮愚臣之忠計發自誠心斷而行之臣料不獨夷狄感悅上天鑒德助順亦且福祐無疆矣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此皆前代帝王行之已有成效頋陛下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恡難保之地耗金帛動兵甲以爭不可知之勝負而且有後患皆世俗之常談豈足為陛下道哉

維又乞息兵棄地劄子曰臣近具奏聞陳論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棄者五利害甚明極有義理竊

恐邉防之機陛下或未盡經聖慮乃不避喋喋再有陳述且思當今所宜無出此策願陛下詳覽而深思之若爭地用兵則向後患禍不可知矣陛下若發誠心以息兵愛民為意自足以動天感人亦不須待其來請地然後賜之也又古人以大度待遠人但當自計利害不當與之校也臣竊謂朝廷今日未是用兵勞人之時前代聖王屈於遠人非一皆是此意今之所處義理甚高非有屈也又臣今所言須及時為之乃可若夏國興兵來

犯塞北敵貽書為請地則失我機會不可用矣古人修
德行仁不計一時利害何則修德行仁之功大世俗所
計利害小相去如天地之遠又臣此策可以實先帝問
罪之意廣陛下行仁之德内慰士民之心外消遠人之
患願聖意速行天下幸甚

司諫王岩叟論西人請地狀奏曰臣累月前嘗上疏論
天下之大害曰莫如熈河蘭會之坐弊中國願陛下早
圖之今聞西人入朝以請地為事陛下念生靈安樂遠

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國大臣而聞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臣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言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唯以信義為重外國之心不敢輕侮故邉患少邉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彊兵威彊所以能制外國而不坐獘中國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以無窮之費貪無用之地國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於此時當修復信

義為天下休息計豈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也昔漢桑弘羊輩請田輪臺之田以威西國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請欲益民賦三十助邉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愛民也今朕不忍聞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也今議者欲請留蘭臯而田之何以異此惟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弃朱崖郡唐相狄仁

傑亦請弃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弃安東却立高
氏李德裕亦請勿保安西是數人皆一時之賢豈不為
國家惜威靈重弃其地哉盖不欲貪外耗内疲竭生靈
狥虚名受實弊遺國家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
勢不以得為强不以失為弱識者皆曰去大患以自全
乃所以强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己今因其
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又失此時
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為腹心之患陛下雖欲舉

而弃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閒竭天下之力而得之寧忍一旦弃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處之於今則當何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邉患不如勿與此不知自處者之慮也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報者有辭無名之求勢當自屈且彼雖異域既已與之寧不知恩尚何無厭之請耶若有恩以結之猶恐其來則無恩以與之將如何哉臣聞開邉

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皆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以制四遠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為垂世長久之計豈不誤哉此事萬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早賜睿斷天下幸甚

元祐中殿中侍御史呂陶乞早定蘭會議上疏曰臣聞朝廷之安危不繫於疆土之廣狹中國之盛衰不在於遠人之違順取與守難易不同其術內與外輕重各異

其宜知守之為難則不敢易於所取知內之為重則不忍輕以事外此得失成敗之機也昔之聖人大有為於天下者莫不欲震耀皇武以威四遠空其巢穴絶其種類使之竄伏奔走而惟令之從其規模權畧豈非恢宏深遠哉然天下之勢或至於不能成者此雖可為後世惜亦可為後世利也臣恭聞太祖皇帝嘗出幽州圖以示趙普普對曰此必曹翰所為翰往必可得幽州然陛下既得幽州則以何人代翰太祖於是黙然持圖歸內

臣又聞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中既平汾晉車駕遂北征欲乘勝取范陽王師所至皆克捷降者亦衆竟以士卒疲頓轉輸迴遠乃班師而歸雍熙中又嘗詔欲親征會有岐溝之敗而止夫以二聖之睿謀英筭徘徊搚顧而四海混合豈獨一幽州而不能取哉蓋不欲以大定之天下而耗其力以事一方也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高廣有削平敵國之志既取熈河又復蘭會方將一舉而滅西夏不幸弃四海矣則今日之計固宜權其輕重審其

難易而決其予奪也夫元元之疲瘵可謂甚矣陛下深知其然加意恵養仁澤流行非特一事夙夜焦勞既勤且至然而邉鄙有深憂國家有大費則生民何時休息哉所謂蘭州定西城龕谷寨者久在封域之外一旦取而有之地不可耕而食人不可收而使廢垣頽壘如狐兎之穴輦金帛以具版築而郡縣力困於餽挽驅士卒以嚴戍守而肝腦或至於塗地今日運錙數百乘明日致粟数百鍾然後有累月之用環而視之則帑廩又空

矣平居無事一歲之費凡二百萬緡烽候忽驚安可勝計坐耗中國莫甚於斯如火銷膏不自知覺非朝廷之福也臣嘗觀有唐之盛其君臣不勤遠畧不賞邊功者蓋不欲使國家掠虛名而生民受實害爾儻得無用之地終則捨之或因而封其酋長俾之自守請舉一二以明之太宗既擒頡利剖其故地置都督以統之擢酋長為郎將者五百人又嘗克平九姓册李思摩為可汗使率所部建牙於河北又嘗以鐵勒回紇等十三部内附

遂置六府七州各以酋帥為都督刺史葢叛則誅之服則懐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費財勞人之役何必利其土地然後為勝哉魏鄭公褚遂良温彦愽狄仁傑輩皆持此議莫不欲肥中國而緩生民也以今天下民力凋弊之後太母垂簾保祐聖君措置萬事尤宜安静以享太平之福彼窮邊荒徼無用之地固當割棄以賜其酋長如唐故事因而封之一則全恩信懐柔之體二則息餽運轉輸之勞三則免攻戰死亡之憂朝廷大利莫過

於此然則大臣之議遲遲而不決者必曰先帝神武聖機有鞭笞四遠之意復数百年陷沒之地其功可謂大矣今輙弃之無乃隳大功損盛德乎臣愚竊謂不然夫中國之待遠人惟恩威二柄而已方其末服則威以屈其力及其既從則恩以懷其心於是取與之權我嘗兩得於內而逆順之勢彼不能逃乎其外先帝昔取之者威也故其力屈陛下今與之者恩也故其心懷然則何累於功德哉亦足以成先帝之志矣向日大臣不能

堅守誓書沮折敵使乃捨緣邉數百里襟要之地而與
北敵矣豈數百里之襟要則可捐而數城之孤虚則不
可弃乎且彼數百里者存之未有損去之未有益而遂
去之此一州二寨者去之則為利存之則為害而反存
之又非通論也況守之與弃義不相須可與不可一歸
於必有必可守之策然後有必不可弃之理今一州二
寨之地久陷異域一日復歸於我則事將至於必爭爭
則有勝負是未可必守也處未必可守之勢恃必不可

弃之論臣恐異時之悔有甚於今日矣昔貞觀既平高昌披其地為郡縣號西昌州魏鄭公諫以謂不出十年隴右且空既而置安西都護府調兵徙罪人以戍褚遂良諫以謂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名其首領悉還本土書皆不報其後突厥寇西州太宗悔不用褚魏之計抑可為今日監也臣願陛下參酌古今之迹早決蘭州之議無使重困生民久生邉患則天下幸甚

諫議大夫范純仁乞誅果莊狀曰臣近日親聞宣諭欲

留果莊在邉以招其子臣等奏對不若且令到京再蒙
德音三省密院且更商量止鬼章於沿路所到處别聽
指揮臣有管見已曾録與文彦博已下看詳亦合上瀆
聖聰具畫一條件如左一朝廷獲罪人若畏其子弟之
强防其雠嫌而不誅則典刑廢矣如梁乙逋之輩假設
獲之若有强子弟則亦將費豢養矣若止欲存果莊而
招其子則有逐件利害一若存果莊以招其子必曰我父
之存由我輩在我若皆往則父子俱死如此固無束身歸

朝之理若使復統部族効力伸報則果莊常宜存在忽然死亡則適足為其怨叛之資却貽後日之患一果莊本非君長止緣誘殺景思立而覆其軍干犯先朝罪大而告于裕陵設若留之有用尚恐不快神明之怒令留之無益則告陵之典乃是虚行一果莊令已七十餘歲設使可系其子之心亦無多日況更囚處異鄉憂愁寂寞其死朝夕可待既死之後其子必却歸怨朝廷雖諭以善終亦必不信兾是解紛向罪人之子深損朝廷威

重若任其疑惟則彼必曰既悞我降而殺我父則將怨叛有名一存果莊若不稍使寛足則必無聊而死若使之寛足則戰士當星霜矢石之苦皆有不如之歎一果莊自先朝以來前後殺害中國兵將畨漢人民萬數極多死者寃憤莫伸其家孤寡窮獨之人恨不臠食其肉今得朝廷生獲日望藁街之戮以快存殁之寃而得存養供飼過於有功之人徒使激憤幽明有傷和氣一朝廷賞功雖不繫果莊存殁然用命死戰之人見朝廷將

其所獲怒而誅之則其心喜快若釋而養之則其心憤鬱今大寇未平尤當體察將士之情一果莊之獲本由熈河蕃將怨其害已故對游師雄憤怒請行今既冒死獲之使其不得甘心亦恐惰其鬬志一交趾方欲妄起事端若果莊戮於京師則四方易得傳聞交人亦將寢謀兼使其他邊人尊畏中國一阿里庫見令嘉勒沁來求果莊俟得然後納貢若存果莊近邊不惟阿里庫以不如所請遷延為名未肯納貢兼其詞已曰果莊在漢在

邉一般若令留之在邉厚加奉養䘏其羸瘠則正行阿里庫之言彼將市恩於果莊之子何暇復感朝廷哉一誅果莊則上可伸先帝之怒其次可正朝廷之法使遠人知畏又其次可雪踏白南川之𢿫增戰士之勇快人神之憤又可使阿里庫知朝廷果於誅惡不敢侮慢邀求早肯納貢此一舉而數利從之也

純仁為尚書右僕射論不當許阿里庫與果莊相見疏曰臣竊見昨日文彦博與樞密院堅欲令阿里庫來使

與果莊相見欲其子結斡磋得知父在畨實可以繫累其心臣愚以為不然果莊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擒之前敢與中國相抗既擒之後遂便狼狽納欵則其要藉果莊灼然可見然其謝罪之始既已推過本人雖與劉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便於朝廷陳請今若得與其使相見其心必猜朝廷別有意謂歸國却須生心或請放果莊歸國如夏國乞還城寨之類至時必須堅拒却致嫌怨復生若更於不與之間忽然病死則

必謂朝廷因其請而殺之尤可爲阿里庫舉兵之名則是今日使見未必爲利適足爲他日之害也又況大國舉動當使遠方難測使其知存足以示恩使其知亡不能生怨今區區欲恔其子悉使見我之情恐生輕慢之心亦似有虧大體若陛下以大臣之言須至依從則乞候將來常貢之使因事漸通消息則亦足以使知陛下容貸之恩伏望聖慈更將臣言子細審詳庶於幾事無害果莊就擒已久彼國自已絶望故於納欵蕃字之內

一切歸罪果莊若却使之相見深恐復生覬望之心結斡磋等既知朝廷顯示其父必以得見為期後若不遂其心而死却恐嫵隙再生更乞聖意深加詳察

純仁又論不當授果莊陪戎校尉疏曰果莊自先朝作過陷沒將卒最多近日南川之圍殺害邉人亦衆百里之地為之一空邉人素重怨讎發憤往報偶得擒服告裕陵阿里庫失其强臣亦便納欵既釋先朝宿憤亦快天下人心陛下曲示至慈特貸其死足使族類懐感

已是國家權宜令更命之以官於事却恐過當伏惟陛下視民如子賞罰至公令殺匹夫者必就大刑殺衆人者乃獲爵位不惟刑賞倒置有紊典常兼恐被害之家寃憤難訴人情天道兩皆有違伏望聖慈特以臣言子細詳察又言果莊曾授團練使仍賜金帶尚自不顧恩義謀叛殺害邉人令一校尉何足以收其子心若朝廷久遠要與一官可俟他日不必太速以違人心兼已具劄子奏入昨日同樞密院進呈依已得㫖與官則恐臣

言未能上動天聽臣以備位宰執叨預朝廷國之刑賞尤當盡心竊縁果莊俘獻之日親受聖旨令招喚其子歸漢或納質之時與貸生命後來果莊並不曾肯依詔旨寫蕃字招喚口稱我惟一死如此悖慢違命朝廷尚貸其死已是優恩今更與官恐傷信令所有樞密院闕到聖旨未敢施行蕪劉舜卿回報温希沁文字正用果莊鲁隔邉将及昨來犯邉且歸罪果莊圖得不見阿里庫罪過為解今却與果莊官爵即是令來朝廷不以為

果莊之罪不唯赦阿里庫無名蕪使邉臣失辭令後難為應答又欲使阿里庫人使畧見果莊止欲使知生存審實今既有文字來乞則是彼國已知果莊之存今來人使自亦不消使見却恐誘引别生覬望勘會捉到西蕃大首領果莊昨引見日奉聖㫖侯親書蕃字招喚得結斡磋等歸漢或納質時與貸生命仍免囚禁令於荼場安下其果莊後來雖寫到蕃字到熈州及阿里庫亦遣使詣闕謝罪蕪朝廷已降囬詔許乞賜詳察

龍圖閣直學士判慶州范純粹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伏變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住據逐處奏報終未見的確事情緣自來賊中事宜多是歸順人口通說事必真實慮兩界近上酋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遥託朝廷應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為近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慮展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切拒之

又慮反為他國所有為國患轉甚未審於當今邉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機右三省同奉聖㫖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熈河蘭㑹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邉官吏若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所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嚮中國仰詳前項所問各以目今邉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聞奏親自收掌不得下司令劄付臣准此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㫖所

問蓋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頑何足以語此然臣叅膺任使久在邊陲採摭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陜西諸路邊防自元豐用兵之後未即觧嚴乃者秉常失職諸酋並奮相與吞噬未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為中國患耶在朝廷正宜安不忘動用觀成敗之變令詔旨以謂近上酋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遥託朝廷應援夫外裔輾轉飄忽盛衰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弃而不擾縻而弗絶御戎之策無以過此

令彼酋豪於變亂艱危之時欲以内附為名而請朝廷為應援茍可而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應援之舉名正而理勝乎邉兵之衆樂援而悦行乎不為之援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以安静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為藩籬昔漢武帝時降戎数萬仰給縣官天子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

救是知邊境爲欵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令沿邊諸路自元豐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增耗邊廪爲害已大其心之向背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羌之無益中國亦已明矣況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異時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其人之亡歸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令請之則朝廷將若爲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

不慮也或謂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却之臣以謂不然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於朝廷者若擄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為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内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耳不為爾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體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乘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

尚得志而負之乎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一切拒之慮為他國所有臣觀戎人之性以種族為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稚弱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何哉風俗然也唯秉常父子有國綿久國人歸心焉令諸路諜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特目令之勢然耳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葢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繼

後者乎豈遂甘心為梁氏屬乎臣以謂借使李氏遂有絶滅之禍尚當爭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困獸猶鬭者兾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為爭奪各將以衆自守乘隙而奮覬釁而動大必并小強必吞弱縱未敢統一諸部豈不據一隅以自全固顧束手為他國虜乎臣知他國未能遽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亡命避患而他附者不過逋逃之餘種耳頋何足道哉夫外敵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聖世遂使此羌卒至

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為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之南橫山之地必附于中國大河之北賀蘭之封必附于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牽於西域蓋勢力遼邇之異也昔呼韓裂為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遂無匹馬之蹤我之所利正顧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唯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静占往鑒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悲深敉

諸邊將吏使積粟養士勵兵戒嚴從容無為坐觀其變應夏國酋領及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以破邊人反覆之謀如此則詔旨所謂目今邊情向去利害者臣愚妄意竊以為盡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利小權私已喜功為國生事者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特賜省察

五年純粹為環慶路安撫使論息兵失於欲速疏曰臣伏見熈延兩路與夏國所劃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

廷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狂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遠固為上策若過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何以言之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而秉常計哀乾順嗣立使者往返五六賈販貿易隨已豐富雖脩好甚恭蓋亦為自資之計耳在朝廷固宜開納容彼自新然於處畫土疆未經決議當徐觀向背以察姦謀而朝廷即遣使人往加封册欲速之意為賊所窺果致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起兵入寇延渭被殘反

覆不恭宜在誅絶後日復有所請但可一委邉臣與之要約示以閒暇使望望焉唯恐朝廷之拒而不納也則輕重之權豈不在我乎所謂要約者凡疆界之地與夫後日之可慮者皆當條畫具盡必使異日莫得而變也事既審決遣人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於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其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為此計而聞其有請即許造朝此

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使人既至朝廷凡朝夕議論往復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而許可太輕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朝廷既許以陷敵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定必皆著見於書然後受人割地兩相付與而彼尚何能為乎今謀不素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百餘人塞命而已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則彼計固已行矣聞四壘付之即已平

徹而熈延二境始議畫疆固不晚乎欲速至是其理固然外議但見朝廷旌賞邊臣竊意朝廷謂事已平無足慮者豈以其目今貢奉不爽謂其無事乎彼貢奉不爽者是覆為賈販計耳恐不足恃也前日事之已然者固不可追今日事之可為者若審計而徐圖之未晚也如閤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地重有邀求之請聲言與西隣為合從之謀將以動我外議恐朝廷不以為重而輕弃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為

不可弃者非以兩孤壘之為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邉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邉兵也利害所繫他壘莫比故獨不在給賜之限令畫疆之議乃欲茍目前之小休弃形勢之要地含數千户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斥堠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塞運餉難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譬猶欲保一身而捐去四體是大不可也然則前日詔旨所不予之地徒虚名耳且彼之所求我必與之臣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而不為他日之患

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伏思邉隅設誓迨今十有餘年不為不久也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憚十年之勞而務為堅守者何哉為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議信如所傳是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巢之計尚能為之令安以待敵而屑就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也能大而不能小能久而不能近棄前功於垂成開後艱於不測臣竊為朝廷惜之臣願朝廷舍其淺近計於久長其所

取予並以元降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罷而不問但飭邊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則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則宜無甚難以區區内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歲年決可寛事在朝廷不惑而已臣聞自陝以西議者靡不知此而莫有為朝廷言者是亦以出位為誡耳雖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鄜延他路邊臣無得干預而臣任忝帥寄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妄進狂說則亦未為出位也伏惟聖心採擇不勝大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四裔

宋哲宗元祐中御史中丞傅堯俞奏曰臣聞夏人欵塞傳者謂必緣請地而來臣竊思之方今邉備未豐士氣未振民力未完賞罰不明將帥難倚其尤可慮者議論不齊平居講事或經時曠日而不能合茍必至於用兵

豈能迎機應猝制變於千里之外哉臣竊為陛下憂之夫自古和敵未有能抗天威而快人意者惟所屈者益深則所伸者益遠願陛下姑務柔之以德專以繼好息民為意則天下幸甚

四年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曰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

朝廷無絲毫之益而敵國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髙麗若不隂相計構則髙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髙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髙

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乃齋到本國禮賔省牒云奉太國王旨令壽介等齋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選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

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上因奈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

八年軾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曰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令來未敢支賣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

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今來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饋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脩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饋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

市脩飾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敵用何也彼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輩以

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晝一處置緣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内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蕃使入貢及商販一條已

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乆遠之害今既備負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獘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令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

軀歴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

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遠人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則榷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為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令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為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便蒙

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為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為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敵事事曲從官吏能徇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舶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

積舶船入貢及行根究即稱是條前發舶臣竊謂
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猶執前條
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實與無同欲
乞特降指揮出牓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
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
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貼黃據陳軒所奏語録即是高麗知此條
一令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

並不許收買

貼黄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内有敕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謂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㑹為罪未委敕式有何體例一縣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申乞為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以申禀都省竊慮都省復以為罪竊縁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為名久住杭州

擾攘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箔朝廷重
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
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為詞更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為鄭衛之
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為抄寫尤為
不便其狀臣已收殺不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案奏聞元
已作臣意度拒絶兼自來館伴客使若有所求請不

可應副即須一面說諭不行或其事體大即候拒託

密奏令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為申請若不施行即顯是

朝廷不許使彼國悅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右所有中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事並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為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

貼黄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

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郤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為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譜褻慢甚矣安知非敵人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為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

録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迅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巧説詞理許令過界竊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禀而軒乃為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軾又劄子奏曰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為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

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為穏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貼黄臣㸃檢得館伴所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内一項所買䇿府元龜叙兵雖不曽賣與然高麗之意可見矣

又貼黄臣已令本部備録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軾又劄子曰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令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曽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歴

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為permit買䆁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為當檢行

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敵使敵
人周知山川險要邉防利害為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
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
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
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
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
五年御史中丞蘇轍論不可失信夏人狀奏曰臣聞善
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

以為弃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

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强晉國則信義之効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既受册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

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以為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

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
拓地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
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脩城門再被焚毁其事至今
未定然夏人廹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
其言猶未絶口而大臣又悔欲以堡鋪之外對留十里
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太甚
非中國之體若使邉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
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觧不欲違拒黽勉

從之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强失之不足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兩城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與秦鳳

路隴諸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弃而不惜况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竊恠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棄所學貪求茍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

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

貼黄添屯數目臣見陜西轉運使李南公言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邉事凡自前邉臣欺罔殺畧熟户計級受賞刼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邉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願有邉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

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邉第一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争争端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邉臣之姦計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算寛而得衆方欲内安豪酋外結朝廷㠶内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打量地界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

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

王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返欲

求和則所喪多矣

轍又乞罷熈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曰臣伏見西夏

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

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遏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

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

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絶招懷之計猶

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俟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脩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外國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

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熈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熈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熈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為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

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為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為堡障也從來熈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況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為怪坐視邉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為朝廷當權利

害之重輕有所取捨況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間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為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為此怱怱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為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為無補而士卒死亡

畧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恥必甚今日敵人强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貼黄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商量熈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熈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

利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别致夏人失和

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元祐中轍又奏乞裁抑高麗人使狀曰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絶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絶而不通熈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人為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

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遊觀伺察虚實圖冩形勝陰為
契丹耳目或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
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
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絶謂當痛加
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
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
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
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麗者幾比二國非獨於本朝事

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絶有君臣之别今舘待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舘待送遺並量加裁抑

五年范育知熈州論禦戎之要上奏曰臣竊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具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

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為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本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為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揮接邉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為非舊堡寨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邉

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占有害

令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盖定西

北與夏人接境逼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二

十里則令日所棄邉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從弓箭手

巳數百千戶失膏腴之地數千畆又定西孤絶賊兵可

從中斷其歸路其勢决不可守則逼遠之邉面所屬不

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逼遠逼遠受敵則熙河一

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耤質孤勝如川地五十

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田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
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
占坐不去已千有餘人若從龕谷二十里為界則二堡
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
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
廣又況賊兵一出則立至州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
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
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濶昔花麻所居西

市夏人置倉以積穀質孤勝如川偽號御莊自歸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聞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邉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葢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絶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拏而不觧未有可息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患小葢吾

邉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葢吾邉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竊聞青唐阿里庫昔以簒得國朝廷既行封爵常與夏賊同謀寇邉頼朝廷威斷邉將出兵生擒果莊斷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効順息數歳之邉患今聞阿里庫常疑其下有怨畔之謀曰圖誅殺易置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懽遣人往夏國詰其與漢和激其用兵之意葢邉人氣類既同其嗜欲既一脣齒之黨勢必相為而又

阿里庫簒於前梁伊伯簒於後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以禦之里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而足五州之境遏面二十餘里二賊據吾腹背歲歲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

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揺之憂又況萬有一至於敗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患可為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無忽臣昨累經畫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阿里庫再召温希沁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郭羅族四人錮其囚首及格隆本綽克家族首領托薩魯新族其人户不從遂拘執首酋致有五百餘户走入河州界約欄未去自朝廷除

結斡磋鎮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留不還又勾界邊策巴克嘉勒亦留青唐其國人攜二酋長憂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里庫病甚或云死匿哀不發欲踵前日篡棟戩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覩夏賊之邈川地近而形勢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之固熟徒以伊伯始篡及疆議未決故遲遲計未發爾使其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為西邉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于朝

矣就其未能二賊方且合謀為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
臣又聞古人善為謀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令本
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臣
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為之
計發夏賊之謀而絶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
前策納趙醇忠繼棟戬後醇忠既立忠順戴漢因撫諸
酋悉皆内向則二賊之交絶矣棟戬繼世人心皆服虐
亂既除國内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之援

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逌遠金城之疆鍚之則為朝廷之德不與則亦不敢爭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里義服四遠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過是矣將見本路州民有卧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

不用兵革臣為此謀其始唯護趙醇忠假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聞奏頃臣雖述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事种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訖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賜處置指揮

哲宗時畢仲游論復境土上言曰自漢以來言外敵之

利害者不知幾十人矣然其成效非漢元鼎唐貞觀之門則外國之强未有不過中國者也由三代以前外國之患雖不免然終不能害中國也故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玁狁戎狄雖始有其患而終至於威懲者此不能害中國之實也故所以不能害中國者以御之有道而有軍旅之制也有威德之施也有地勢之利也今國家軍旅未制制之可也威德未施施之可也地勢未利雖欲利而已失也故議者

未嘗不惜幽薊之土以至晉石氏所割十六州者皆中國之大險也以大險之利而久失之於胡故太宗始因太原之捷直抵其地幾拔易順薊三州中又嘗駕幸大名未至於雍涿遂選十八將同出飛狐雍州鴈門之三道環朔雲應涿五州之民已望其更生矣然以貪將之累而不成功也及章聖景德間敵嘗卒驚趙魏之地賴天地宗廟之神靈酋死敵散故國母奉誓求和至今為萬世計此皆以地利失得而致者也今上欲强中國弱

四夷追祖宗之成畫復先王之故地則在知其兵之本兵之主兵之教兵之用然後可也故省費寛役厚其輸畜者兵之本也熟察將帥試之以事者兵之主也習勤戰士四時不廢者兵之教也脩完械用並使堅利者兵之用也今械用不利是無用也士不習勤是無教也將不察使是無主也輸畜不厚是無本也無用則不可敵無教則不可勝無主則不可戰無本則不可守四者不備則雖百勝之畫無寇之地不可追復也四者備而用

之是黄帝之兵也昔者太宗倚高麗安定渤海而北征章聖封爵潘羅而弱繼遷此可追之成畫而晉石氏所割十六州皆不待痛而復矣

仲游論棄熙河蘭會上言曰天之生民初無中國外國之别以其與中原之地甚相遠也然後謂之外國而自漢已來爭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府庫空虛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為外國之地者多矣昔大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幣狗馬子女而皆不免

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因杖馬捶去之岐山之下中國之地至其不可有也則猶不欲强治之况欲强取外國之地而治之乎雖嘗為中國之郡縣而本外國之地者則亦無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崖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議足以斷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棄輪臺則

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崖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置之度外而已矣此所謂與未得同者而今日棄熈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為新障棄之則新障已沒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敵人將牧馬於階成之境外二不同也立城郭置倉廩實以穀粟錢幣而棄之則𪾢中國而肥敵人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爾蓋熈河之未取也為唃氏而蘭會之未取也

為華麻氏雖羈屬夏人而非夏人之所有故猶足以分中國之寇今舉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唃氏華麻氏者勢不能反而將為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為敵人驅除此大不同者也而不棄之則歲運府庫之財以填黄河之磧又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昔西羌反叛如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曰難於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後烏孫圍都護而陳湯於數千里之外逆知有吉語期以五日而四日至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

蓋烏合之兵易為料而長久之計難為功今熙河蘭會
制之於未取之前則固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
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
遙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隴而圖上方畧者然後可
決